

金

壺

七

墨

雜記

食人

養子

僧道

尼

點將錄

溺愛

余

打草穀

相

嗜好

名

牛李

鍾那

衣

九龍

金壺浪墨卷七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吳卿憐

頤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第聞卿憐吳人善
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得之寵幸備至所云色
卽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平陽旣敗
流轉歸和相和又嬖之感遇詩卽詠和事顧其中有馬
上王嬌玉筍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
薩彬圖本命查辦請鞫使文朝廷降旨切責初

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憐屢擅專房寵不能一死報主。遜墮樓人遠甚。然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敗。往往而然。薄命耶。禍水耶。天既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獨何哉。平陽名位雖不終。旣得某伶感恩。又爲卿憐知已。嗚乎。死而有知。可以自娛矣。

勝一先生

同里故交之外。投契較深者。奉天趙朗眉。長沙周紫京。

會稽蔣少文廣州屈培仲開封金雨林五人雨林善醫
善拳法培仲善推測少文善畫紫金善遁甲朗眉善棋
之數者各極所長皆有異人處予求紫金遁甲法秘不
肯授曰學之無益嘗與朗眉談棋三戰皆負一子子方
欣欣然自以爲能其同郡滿洲景君曰是著名勝一先
生也卽棋不如君或遠過於君彼未嘗贏二子蓋十著
內外卽深知對壘者虛實隨機應之終局計數不少負
不多勝也

少文畫

少文畫初無師承。歷遊閩粵楚蜀名山大川。得其奧衍雄傑之氣。夜於睡夢中摹其神態。手畫帷帳幾案。每作畫至得意時。輒以淡墨傾水中。吸而喫之。略加勾勒。尤得煙霧天然之妙。少文曰。畫無論山水人物花卉。皆可謂之寫生。但得生氣。益然卽造物能事。不過如此。何況人工。予謂是說也。可通於文。左史爲千古文章之祖。生氣足耳。規矩所同也。神明氣味所獨也。眼耳鼻舌。千人一律。而神氣各殊。善文者摹繪聲情。終古如見。卽作者精神亦見。故曰造化在手。

推測

日輪一晝夜行天一度。以天度計日歲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始一周天。月輪一晝夜行天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四十餘刻而一周。合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從日則不合於月。從月又不合於歲。故古人創爲閏月以劑之。然歷數十年小有參錯。即由奇零積累所致。謂之歲差。中法不能免也。培仲家近香港時與西人往還。所學推測極精。遂西人初尙多羅麥之學。歷代承用。後有牛敦者出。以古法爲未盡合。極深研

幾垂二十載始測得地繞日行之理。謂太陽居中不動而地輪左升右降繞日而行且行且自轉。月輪之旋轉繞地也亦然。譬如月與日對而地居其中則盈地與日對而月在地之上則晦月在地左地在日左則上弦反是則下弦通以二十九日爲一月不閏月而閏日如此推算則銖黍悉合無所謂歲差云。或曰易言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如牛敦說不幾駭世震俗顯背聖人乎。培仲曰不然地有四遊未嘗非中國子書所載。左旋右旋迄無定論究竟天地日月之孰動孰靜誰則見之第用其法。

取其推測盡善而已

拳法

同人邀雨林集飲麟祿堂觀其拳法雨林曰拳非一人可試請以鉛囊代之卽懸囊於庭架之中四正四隅正白隅紅徑距五尺囊之相距尺有九以烟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八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驟風馳免起鶻落乃見囊不見雨林僕輩或中額或著臂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朗眉探懷出象棋少文適購顏料至

金壺酒墨
乃以粉競塗棋子。各向圍中擲之。予索胭脂和酒噀之。
舞既止。衆人前視。僕輩手面如鬼。煤自內出。所染也。脂
粉自外入者。皆中鉛囊上五色錯雜而雨。林身無一點。

翰林院古槐

吾邑李閣學公凱有翰林院古槐歌云。詞林清秘三廳
旁。古槐一樹摩青蒼。何人手植歲月久。扶疏上動虛星
芒。銀花掩映白日靜。粉署筠窓高雲涼。披襟其下落遠
韻。鼓柯振葉清且揚。我聞博士舍前列數百雍容入市
陳縹緲。又聞南省深夜響絲竹。往往詔拜中書堂。今之

古槐無乃是承華正德差可方嗚乎大造栽培亦偶爾
有材難必登巖廊君不見路側紛紛蔭行旅翦伐不避
纏風霜槐乎槐乎好自愛託根得所須留芳寄託正大
神似高青邱得意之作

河鈞詩

鄉先正零詩斷什都無傳本如邱洗馬季貞玉河秋柳
阮太史紫坪鳳凰山異鳥詩俱見稗說中又太史兄吾
山司寇答黃生贈河鈞句風韻尤佳辭云泥淖朝驅禿
尾驢歸來磅礴掩蜗廬故人遠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

璫魚爛醉清歌上巳前。苣青蒿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司寇久官長安每憶江鄉風味。作望江南詞二十闋。王蓬心爲作歲朝填詞圖。名流題詠甚多今不知存否也。

學圃聽歌

許謹齋給諫有學圃聽歌六絕錄其二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爲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記得花前欄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艷說金荃寫麗詞謂學圃主人吳門顧秋山也給

諫爲先慈從祖輩精解音律時時徵歌爲樂流風餘韻猶有談者

詩詞傳誦

王漁洋浣溪紗綠楊城郭之句江南北和者數百人當時以季貞太史爲最詞云清淺雷塘水不流一聲殘鶯畫城秋紅橋終古麗人遊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晚風愁水邊燈火幾家樓律句如張虞山留別雲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程風衣詠懷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阮笠亭煙草云味濃於酒

金匱酒經
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皆一時傳誦之句。漁洋改增爲生。雖自然而奸韻周。白民改到手爲信手。則真一字師也。

京師天主堂

京師天主堂。建於明萬曆間。本朝一再脩之。御題額曰通微佳境。又曰密合天行。因西人天文曆法可垂永久。故許其建堂禮拜。中國人不得與焉。堂制狹而深。以山牆爲正向。頂如捲棚式。設窗於東西兩壁之巔。中供耶蘇畫象。耳鼻隆起。儼然如生。左右兩碑樓夾堂而

日午則樓門自啓。琴自作聲。移時琴止而門亦閉矣。右爲聖母堂。象作少女抱兒狀。耶蘇母也。其衣自頂被體無一縫。書冊文皆旁行。別有沙漏遠鏡龍尾車之屬。以資測驗。西人著名者利瑪竇。南懷仁。皆自歐羅巴航海而至。近則通商各口。建堂日多。而習其教者衆矣。

癮狀

步兵不飲酒。中散不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庾子山詩也。近人吸食鴉片。過時癮發。頗有嵇阮二公不

飲不彈之狀禹山摹擬其態謂如餓夫畏寒奄然束手
釀和謂如孝子喪親支離骨立子謂如賸侯會喪惰而
多涕一座爲之絕倒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教匪林清黨也教匪平而劉逸奉旨各省
協擒許以重賞知葉縣廖寅子思芳勇敢聞於時思以
奇功自見而行多鹵莽他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偉男
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刃二思芳震駭迫視刀箭瘢歷落
胸間急出呼騎士兜擒之間其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

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僧
農劉第五非教匪逸僧劉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鞫問
如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爲談
柄一日恭值上躬耕籍田百官祇候於望耕臺下或
向大司寇韓桂船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
與德州盧尚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
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
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序第五也衆皆大笑
其聲譁然時上已出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而

來舉手揮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卽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芳癡死獄中尤可爲特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爲刀箭創何由而至耳

象秩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爲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其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

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貶秩後立仗則居貶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教之舞蹈服駕乘輿不始明代抑聞明季運石至京石大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象之有知也

連橋放櫂

北方田高於路又無溝洫之利夏秋山水驟發積潦成河八月初旬出都車輪輒陷甚近村數十人裸體昇車而進水與肩齊與牽船岸上者同一別致偃仰其中枕

流洗耳甚便也。有老農殷勤照料，予甚德之。禹山曰：昇車之人卽掘坎之人。納君於陷阱之中，而猶感其惠，宜乎書生之易受欺耳。將至十二連橋，舍車而舟。僕夫駕空車採水前往，若馬之浮渡者。然予與同人放櫂湖中，水木四圍，雲山千里，環集指顧間。湖面有小花粉瓣，黃心舟子以荷葉爲瓢，折花注水養之。縷縷幽香隨風若逸，紫垣擬作連橋，放櫂圖預爲題句云：北征曾記此停驂，厯碌雙輪味略諳。夢醒酒闌渾不似，一枝柔艣認江南。語極秀倩，又明知况味，同雞肋其奈馳驅愧馬蹏則。

本心語也。

野宿

自河間而南水勢漸殺。一日雷電大作。急雨如注。山路砂石凹凸。馬跋著石上滑而無力。動輒傾仆。僕夫鞭馬。馬困。自相跳踏。脫駕而後起。時距南沙河十餘里。露處竟夜聞無居人。暗月穿雲。或步或歎而已。因憶同邑潘四農先生野宿詩云。三日雨後雪一尺。車下水昏黑。車輪陷泥裏。左輪力拔右輪墜。輪起老羸堅不起。疲極甘心受鞭死。羸兮羸兮爾努力。十里前村界河驛。爾早得

芻人得息羣羸不應。輿夫呼倉皇。決計舍我車。牽羸入
村。往就芻客守空車。夜將半。困不得眠。饑不飯。東風又
號雨。吹面。四無雞聲。幾時旦。寫旅客之苦。如爲同輩詠
今日事。如爲普世歌行路難也。先生又有出都絕句云。
水邊亭子。國門前。春盡垂楊亦可憐。手擲玉杯飛馬
去。和塵和淚下南天。

到家

是行得詩較多。錄存一二。都門送友之陝西句云。北海
千尊酒。西山百尺泉。美人一揮手。秋色下幽燕。古寺別

銅佛長途攜劍仙。清時中外靖。無復慮三邊。禹山臨別規。予日脩德以贖前愆。讀書以圖後效。蓋指予放浪之習可爲良友。箴言贈禹山。句云碌碌二千里。依依十六旬。攜將燕市月。分作故鄉春。骯髒虛前約。浮沈愧此身。感君金石意。不敢學垂綸。到家云客裏。竭奇想歸來。成浪遊。天風翔。燕雀池水鬱。蛟蚪稍喜鄉園樂。休懷杞國憂。典衣謀一醉。猶及展中秋。

乞丐報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饒商支翁者。家擁鉅貲。而循謹仁慈。

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
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歡而散。
及亂紳富遷避者。悉被莠民割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
一存。支翁檢集輜重。將攜婦孺輩避往江西。有莠民數
十爲羣。約於臨發時要而劫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
請官彈壓。又苦弗及。突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
益懼。不知所爲。伺之。則與莠民相鬭。此衆彼寡。驅逐殆
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
以金。衆曰。領公厚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

不可卒不受。

王同知

咸豐紀元歲次辛亥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岸先是河水
盛漲豐工報險者再三道沈君束手無策王同知熙善
與客談棋堅不發金邑有盤龍集素稱富庶紳民求救
於熙善熙善曰無金奈何請者曰先由富民籌貲搶脩
然後領帑歸之熙善曰無帑奈何若必欲繕脩者不取
償不滋事任若爲之請者大譁歸以語衆衆散而提決
三百丈是集適當其衝居民扶老攜幼遷走高墩男號

女哭無墩者攀據樹上。遠望有白雲重疊疾馳至前。則河水洶湧如萬馬奔騰。頃刻而下。集中屋宇鱗次。如小舟飄泊江湖中。瞬息捲去。其奔走中途者。遇水衝擊。莫知其鄉。或預爲死計。以長繩繫妻子。各結一隊。水勢既勇。牽挂樹枝屋角間。目穿腸出。而田畝牲畜無論已。河帥旣入奏。徐道沈君削職。王熙善例應枷示河干。昔柏制草疏。劾河督陳公鳳翔。陳奉旨革職荷杖愧憤而卒。而熙善力能通神。安坐館舍中。圍棋如故。間與妻妾宴飲相娛樂而已。

永安州

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泉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僞號
盡封諸爵爲王王以下勲爵凡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
軍師旅帥等職文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
不土各司其事僞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
金田聚有日衆與鄉團兩不相下僞東王楊秀清懼其
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謂人
陰私發奸摘伏羣驚爲神又託天父言挾制秀泉令前
跪受杖已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泉上

坐已有不謹慮不足箝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
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爲真有天父鑒臨也會官軍
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舊爲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
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太公忠勇奮發總兵秦定三
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爲最奇賊
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
圍村樹木叢雜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
留一路遣兵百人僞爲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
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

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禽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雙髻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顯與爲敵自此始雙髻山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猪仔峽爲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旣登猪仔峽奪其要隘賊自高擊下銃礮木石如雨我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賊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衆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坡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爲險峻烏

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俟賊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上。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賊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禽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旗幟。輒不敢近城。賊亦有離心。獨大至秀清狡猾堅忍。死守不下云。

荔浦

陽朔荔浦山水之勝。天下之奇也。昔有粵中大令向粵

督阮公求善地。公曰。官前可求。吾舍節鉞而作陽朔令矣。蓋嘗閱兵過其地。平日念念不忘也。是年春。大學士賽尚阿公奉命討賊於廣西。上眷念邊疆不安。宵旰特賜過必隆。刀以壯其行。勅戶部內務府撥發餉銀二百萬兩。調集滇黔川楚兵勇三萬餘人。及抵粵三月而永安陷。此粵賊攻據城池之始。又二月進營陽朔。再進至荔浦。公以重臣膺閫外。寄運籌帷幄間。自無暇問水尋山第。當時幕府諸公果何脩而得此哉。

打虎將

浙江知縣江公忠源以知兵任戰著賽大臣調赴廣西所練楚勇初至敝衣槁項諸軍皆竊笑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爲打虎將開亦深自負公遇諸公所長揖過之意頗不憚他日督隊出戰猝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公登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帥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公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軍弱今竟何如握手飲盡歡遂爲至交

蓬窗讀史圖

是歲金陵之役。溼揲未愈。不飲不遊。舟中日手史書一編。擇瑣事相類者筆之。與同人談笑爲樂。同邑朱鏡芳茂才善畫山水。爲作蓬窗讀史圖。予自題絕句云。布帆尊酒話雲烟。看到滄桑恰羨仙。兩岸蠅鴟曉不了。輕風吹過二千年。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妃

遼主德光滅晉歸至殺狐林卒從者剖其腹寶鹽以

金言拾墨
卷之二
五
斂謂之帝。祀可與人腊爲對。

睡獸

遼穆宗夜飲晝卧時人號爲睡王。杜有道妻嚴憲目司馬懿爲睡獸。玩易權奸直不以人類目之。此婦人大是不凡。

天王

春秋書天王乃臣子尊崇君父之詞。後世莫敢襲用。雖以秦始之旁詐自謂功兼三皇德隆五帝而未嘗稱天以自尊也。自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北周宇文

覺亦稱天王。於是覺兄子宣帝遂稱天元皇帝。駕乎
秦始之上五后同日並立。曰天后所居曰天臺。捶人
曰天杖。近日粵賊行事。動輒稱天。蓋亦有所本耳。

國號

自宋以前國號皆取地名。或因發祥之基。或用始封
之國。不則攀附前代而以後別之。及元主統一天下。
取易乾元之義。建號曰元。國號之取字義始此。然契
丹謂賓鐵爲遼。以遼爲號。取其堅也。女直改號曰金。
色尚白。取其不變壞也。則北朝又不始於元矣。惟隋

高祖初封於隨以隨从走惡而去之是則於地名中
避忌字義者。

異稱

五代晉高祖尊契丹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兄子
出帝上書契丹遂稱孫皇帝景延廣曰翁怒則來戰
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如此以孫待祖甚奇遼主賜
北漢劉承鈞詔亦謂之兒皇帝承鈞自稱曰男金主
烏祿命宋孝宗稱姪皇帝則愈出愈奇矣元昊上書
於宋稱父大宋皇帝其自稱亦曰男。

詔媚

吠犬侍郎可與洗島御史爲對此等詔媚之法乃無獨有偶如此較之進妾同名獻壺鑄字者異曲同工彼由賣尙書輩不足道也

帝王有真

六朝之亂與五代相仿其時南北交闐亦略同韋鼎聘於北周見楊堅歸卽自賣田宅曰江東王氣盡矣陳搏隱華山聞宋太祖受禪曰天下從此平矣一以體度異之一以氣數卜之亂極思治亦見帝王自有

真也。

承天

唐有則天太后。遼有承天太后。則天淫亂。承天亦荒淫。則天英明。承天亦明察。第則天自是唐皇后妃。承天則爲遼主女弟。稱制十四年。夫不帝子不王。太后之謂何耶。

改姓

南涼之先有壽闡者。產於被中。其俗謂被爲禿髮。因以禿髮爲氏。北周之先有普回者。得天子璽。其俗謂

天子爲宇文。因以宇文爲氏。此沿其俗稱也。夏王勃
勃改姓赫連。言徽赫與天相連。元魏本姓拓跋。謂土
爲拓。后爲跋。後改姓元。則漸通中國文義矣。苻堅本
姓蒲。其父因識改苻。後世苻姓从竹不从草。又不知
改於何時。

淫亂

唐太宗納弟妃。高宗收父妾。元宗奪子婦。宮闈不正。
已爲千古所譏。更有荒淫不道之甚者。則北燕劉守
光。前趙劉粲。燕諸母宋廢帝納諸姑。淫女兒西魏孝

武從妹不嫁者三後梁朱溫子婦入侍者八閩王延鈞立父婢陳金鳳爲后延鈞子昱卽立父婢李春燕爲后至金主亮殺宗族百五十人盡納其婦於從妹妹亦然淫亂至此世豈復有天日耶若北齊高洋使婦女亂交於前南漢劉玢觀男女裸逐爲樂晟亦殺兄弟十二人納其女於後宮率皆禽獸之行無足責矣

良心語

後漢高祖卽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曰子未忘晉也前

蜀王建僭位。仍稱天復年號。曰。不忍背唐也。自是良心。譖謂爲矯飾苛矣。又前涼張茂。謂弟駿曰。我世忠順汝勉之。夏王德明。戒子元昊曰。我世受宋恩。毋忘也。宋梁纂唐時。晉陽僅存。李克用語人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抑亦庸中佼佼者與。

綽號

南平高從誨。貟諸國賜與。所向稱臣。時目爲高賴子。北燕劉仁恭。最喜穴地攻城。時號劉窟頭。亦確對也。他如後周太祖號郭雀兒。又號花項漢。晉王戎爲饋

核兒閩王審知爲白馬三郎。唐韋保衡之黨號牛頭阿傍。宋孝武呼王元模爲老僥。呼劉秀之爲老墮。南北朝時南人謂北爲索虜。北人謂南爲島夷。卽世俗綽號之類。朱司諫陳大方丁大全胡大昌三人暗目爲三不吠犬。亦巧。

食人

非久荒大亂。未有人相食者。隋末楚朱粲性好蒸食婦孺。開河記載麻叔謀好蒸小兒食之。較之喜食死人腸胃者尤爲慘酷。此嗜好之奇也。侯景爲羊羨所

殺送戶建康民爭食立盡明太監劉瑾伏誅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較之鬪割王莽肢體者尤爲痛快此怨毒之甚也李白海上釣鯊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後人有言謂不義之餌鰲將吐之若景瑾者其肉豈足食哉

養子

乾兒義子明季閻黨爲最橫然魏晉卽已有之如邵陵王芳爲魏明帝養子宋順帝準爲宋明帝養子石閔爲石虎養子殺虎子鑿北燕高雲爲慕容熙養子

卽弑熙唐末李讓爲朱溫養子南平高季興又爲李讓養子後唐明宗名嗣源爲克用養子廢帝從珂又爲嗣源養子他如王審知養子曰延翰田令孜養子曰王建徐知誥養子曰李昇不可枚舉中以周世宗柴榮爲最賢其不賢者或以養子弑假父或親與弑父又養他人爲子禍亂相承而不自覺也及明武宗舉所嬖中官亡虜二百餘人盡收爲養子並賜國姓螟蛉也而螽斯振振矣

僧道

秦皇漢武始惑神仙釋教之興盛於元魏太武帝初
惡沙門令悉誅之文成獻文乃崇佛法宣武興造寺
宇至一萬三千餘所之多迨夫梁主捨身憲宗迎骨
甚至特設講席躬自唱經佛教之盛極矣而武宗詔
毀佛寺多至數萬區髮僧尼二十萬人乃獨信道士
趙歸真卒之憲宗以金丹病武宗以餌丹嘔懿宗以
服丹崩僧尼過矣道士亦未見功也宋徽宗賜方士
林靈素等號先生明世宗事道士邵元節等以師禮
甚至禁中俗醮工作繁興道教之盛極矣而元代獨

尊番僧八思巴爲帝師。賜號多至三十二字。武宗尤寵信之。詔毆僧者斷手。詈者割舌。其後災異迭見。禍亂相仍。道士誠非番僧亦未爲是也。蓋釋道二端。視乎世主所好。彼此爭勝。互爲勝衰。予答感澤泰山句云。帝王獨少長生術。金石能傳太古心。貴爲天子。所冀幸而不可必得者。獨仙佛耳。此易於受惑之根也。我朝於此二者。不廢其教。亦不用其言。聽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間。非天亶聰明大中至正。其孰能與於斯。

尼

武后爲尼。有成見也。楊妃翦髮。有恃心也。後唐莊宗劉后。至明宗時爲尼。被殺。南宋度宗謝后等入燕京。爲尼而崩。外此廢后。每稱仙師。爲尼者絕少。惟北齊武成帝逼嫂文宣后爲尼。北周宇文護逼弟妻孝愍后爲尼。何其恰相類耶。

點將錄

魏廣微嗾忠賢殺楊漣。且編一百八人爲點將錄。一網打盡之法。與黨人碑同一手段。想此輩亦有心傳。

也

溺愛

唐懿宗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嫁之。錦繡輝煌三十餘里。公主病卒，殺醫官二十人。後此惟明神宗溺愛福王，差足相仿。卒之公主不免於死，福王不免於烹。公主死而醫官可誅，福王烹而流賊不能滅。若當時少靳賜與，或者受禍稍輕。獨惜今日庸妄鹵莽之醫生，不克以此法處之耳。

金

郭開一受人金而李牧亡一與人金而廉頗廢金之爲用大矣在善於用金者尤可畏也

打草穀

粵賊四出虜掠名曰打糧遼師滅晉時軍士出入以牧馬爲名謂之打草穀

相

郭無爲以道士相北漢姚廣孝以和尚相燕王豈出世仙佛固不如入世功名乎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官者李邦璫加丞相宜乎九儒僅居十丐上也

嗜好

宋蒼梧王嗜偷狗齊鬱林王好鄙戲唐德宗開宮市敬宗捕狐狸僖宗善擊毬晉出帝喜調鷹明熹宗精斧鑿髹漆等事嗜好之不同如此後唐莊宗自稱李天下宋徽宗稱教主道君明武宗習梵語稱大慶生王後習回語番語蒙古語隨時改稱而最喜威武人將軍之號累加頭銜甚多稱名之不正如此

名

唐武后自名曰曌南漢劉儼因白龍見自白龜皆

六書所無也。

牛李

牛僧孺子蔚與鄧敞亟相善。敞初娶李氏，蔚又以女弟妻之。李聞敞別娶，大慟委地。牛女始至，亦訝其賣已已而歎曰：「事已至此，乃請見。」李曰：「吾父爲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固不獨夫人不幸也。願一與夫人同之。」遂相歡愛，結爲姊妹。此亦一牛李也。設僧孺德裕知之，何至以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耶？予謂賢智婦女往往高出男子上，洵然。

鍾郝

今人言婦德者鍾郝並稱尙矣第郝氏寒素自守誠不聞失言過行分甘餘話載王渾見子濟趨庭出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懷鍾曰新婦若配參軍生子當勝於此參軍渾弟淪也此語豈新婦所可出當時所稱女宗者如此

衣

晉懷帝爲劉聰青衣行酒愍帝戎衣執戟千古傷心事也獨北漢劉繼元兵敗縞衣紗帽出降殊爲別致

楊行密親軍以皂衣蒙甲名曰黑雲都亦新

九龍

閩王延鈞製九龍帳時有歸守明者擅內外寵百姓
歌曰誰謂九龍帳獨貯一歸郎楚王馬希範作九龍
殿僅雕繪八龍於柱上希範居中高座自謂一龍

金壺浪墨卷八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沙三

雙鶴

出江遇風

爲山

買夢

旋渦

蘇雨雜詩

巧合

離鸞曲

埽塔

平陽公

趙芥堂

質兒行

風異

財命

鄭明府

隨園

夢呼么

茗香亭

公主

災民

醜女守志

合龍

金龍四大王

積薪

金壺浪盡

卷八目錄

金壺浪墨卷八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致。其中者不知凡幾。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遝，笙簧教曹，踰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先期約舟，于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慚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

舟小舟亦然。蓋沙於前歲徧召長年篤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伎，廣集親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楫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資產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賣寒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遊事，寒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

得錢則詣酒肆醉飽以爲常。會蘇守某公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儆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卽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榜其船曰「麻團勝會」。沙至跣一足，衣袴藍縷，手捧筐籃，腰懸破燈，是每夕自招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舫之間，守意藉沙作捧喝，而沙大快樂。令諸伎雜奏絲竹，自撓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衫。」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農。

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
林也郡邑之有富巨窮民逐末者仰以爲生人人纖嗇
謹秘祝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丐抑果足保世否耶
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劫奪者
遠矣達哉沙也

雙鶴

歸自江南假館阜寧李善時家地近海濱葦蕩中故多
鶴巢善時得雄而令兄作三所畜羣也一則約其水食
閉諸樊籠之中一則扣以絲鈴置之溷廁之側風月清

明之夕。引吭高唳。遙聲相聞。霧質煙姿。若將殿乘轉復。
矜顧整容。自持蓄解脫。迫於悲傷。憂懼。忍於勉強。情之所會。物固有然。已予戲語主人。代爲請命。移此雙鶴。縱之一庭。異時來往蓬壺。當不獨銜環以報。不然則爲我語鶴毋爲悲苦。速求羽化爲佳。作翁西賓。姜月臺見此。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也。

出江遇風

館居一月。奉檄赴蘇。又以事迂道之江寧。仲冬下旬。過淮而南。時北風嚴寒。河水生骨。舟子鼓帆。當冰聲隆隆。

如雷車一晝夜而抵揚州。明日出江遇風。得句云。我乘
小舟出大江。江上風聲水勢急。舟子鼓棹當風行。船頭
浪花數尺立。白鷗游戲相沈浮。青山低昂若拱揖。自貪
觀覽忘險夷。那計安危在呼吸。須臾路轉風力微。驚濤
盡息波不飛。當頭白日射江水。千點萬點明珠輝。一從
秋暮與山別。面貌猶似精神非。故鄉無此好邱壑。安得
攜山隨我歸。

爲小

贊月朔行抵江寧。寓居城南正覺寺十有八日。寺有水

月盦無瀾舍。忍忍居窈曲而軒潔。釋予爲山能詩善棋。
予每出飲入夜醉歸。煮茗清談深慰寥寂。一夕戲語爲
山云。無酒學佛。有酒成仙。比和尙恰高一著。爲山應聲
云。出門笑花人。明見月。看先生且到三更。爲山書室套
板紅樓夢極精。予意其必將掩藏而舉止殊無愧色。雪
琴作此原與天下能作和尚者讀。不與凡夫俗子讀也。
能讀紅樓乃是真和尚。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
絕好和尚。

買夢

江甯秦仲原屢得噩夢惡之。乃多備冥鏹之城隍廟爲文以禱之。略謂人世繁華數由前定。一夢之頃無關重輕。今奉金錢若干願買吉夢。禱畢鬼聲啾啾如相爭奪。自是夢境殊悟。予謂買夢事甚新奇。舊所載惟新羅王金春秋后幼年處室。其女兒寶姬夢登西山坐旋流徧國內覺以語后。后曰吾買姊夢。卽奉錦裙爲值。後春秋納之。果應貴徵。古人買夢者祇此一見。第仲原買之於鬼后。則買之於人。彼賣者可自主乎。嗟夫。買賣而及於夢。足見多金之無往不宜也。

漩渦

自江寧至小河日歷長江三百五十里一葉杭之兩日而至道過圌山下水漩成渦深可數尺篙師一病一醉一童而嬉突入渦中舟亦大漩漁人呼使急避而竭力不能出婦孺皆哭適有樓船乘風過鉤之纜之幸而獲免否則頃刻漩沈將下從彭咸之遺則矣既入小河風雪道阻遣李介賈支先行予度歲常州並無僮僕可親已舟子一家三代子順父母兄弟相讓小兒女從長者言除夕合歡融融笑語爲予別置肴核勸餐侑酒甚殷

也燭下錄存卽事一首云。滻江患波浪。淺水憂泥沙。安得天河流濟此仙人。槎來船日夜。集併力推雷車。止如失水魚。進如徇尾鴉。欲行不得前。轉恨鄉園賒。病妻慘生訣。百感紛如麻。舟人那知苦。行住皆爲家。貽魚買村酒。婦子同歡謹。

蘇寓雜詩

王子正月寓蘇。與楊仿顚王者香。飲酒觀劇。買花於山塘。顚翁出雲棲室詩稿見示。中有司徒四柏誅分清奇古怪四章。摹繪盡致。夫人湘雲與其弟夫人紫娘。皆能

詩而湘兼善畫。稿中有不俗裙釵聚一門。旬可云閑房
韻事。元夕雨雪不已。燈事寂然。寓巾小髮。瞰予醉泥索
詩詞。憶某文子咏雪云。江南雲氣鬱參差。隱約羣峰入
望。遙怪底座寢人易老。青山猶有白頭時。予近作山塘
六絕之二云。倚天長劍大王風。花草無從覓故宮。贏得
虛名千載後。萬人饒舌卽英雄。紅塵多少粉脂場。誰占
名山土亦香。十里繁華渾不見。獨披煙草弔貞娘。登虎
阜塔遇雨。云磴道平盤逼翠空。羣山西擁大江東。驚風
俯聽聲趨樹。看劍高歌氣躍虹。萬里烽塵憂粵海。一湖。

花柳間吳宮。金闈無數樓臺影。淡入蒼煙暮雨中。江右
錢雨蒼大令。書螺牋小幅付之。以誌一時鴻雪。昔吳槐
江宮保入覲。上言蘇州風景之佳。宮保對曰。蘇州城
外惟虎邱稱名勝。寶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市臨河。
糞船坌集。午後輒臭不可耐。既退。或以直率笑公。公曰。
此乃故相訥公。查道江浙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蓋
虎阜全以人力粧點。殊少天然之趣。城內河道偏仄。東
撒糞溺。西淘米蔬。尤爲江南通弊。誠有如二公所言者。
是夜醉不成眠。百憂交集。恍惚得句云。寒侵四壁蠟猶

燒睡足三更。酒未消。夢裏不辭歸路遠。半江殘月踏春潮。又除夕。感懷二首云。春風轉利淑。萬象皆欣然。人生失父母。生死無人憐。離離河畔草。得雨爭芊綿。陰陰山上雲。隨風逐輕煙。勞逸自有分。壽夭亦有天。安能惜性命。艱苦終吾年。我思盤古前。蜎蜎泥形迹。昭文不鼓琴。成虧減消息。一從孽乳多幽怨。隱叢積造物。宏包羅彌縫。貴無隙。萬類紛腎懃。仰恃若安宅。旣無幹。補才多此。

一開闢

巧合

鴟夷逃名丙子隱。子胥渡江。賴女沈衛公入謁紅拂去。
器量相結。閨閣識人。此以人合者。固已奇矣。若吳王劍
池在虎阜。而墓近貞娘。岳忠武墓在西湖。而墳鄰蘇小
徐中山。勝棋樓在白下。而湖名莫愁。英雄兒女。天若巧
爲位置。點綴河山。爲後人憑弔之資。則身後巧合事之
尤奇者也。

離鸞曲

正月二十七日歸自蘇州。則丙子去世。相距四十日矣。
命規途長闊爲面訣。江淮不交音響。全亡哀已。先是阜

翁童生者年甫逾冠文采斐然以應試亡於金陵度某
少董一歲生乎前未盈月聞耗聲絕乘夜自刎翁姑以
大義論之勉強覲息櫬歸號哭又絕去久之始甦予聞
而傷之爲作離愁曲一首中有數韻大似悼亡嗚乎哀
已詩云書生不信科名賤掄才詔下光明殿七月秋風
江上生將軍露布催文戰董郎年少負高才千里雲山
橐筆來幼婦閨中歡送別明珠掌上早成胎戲言君得
成名早房中但十宜男草妾若徵蘭月入懷君當搦管
文騰漢果然孤矣一朝慙屈指行程月未圓得意定知

符妾詔還家。廡喜掩兒眼。豈知天上團圓月。不照生離。
照死別。青鳥狀來一紙書。杜鵑啼盡三更雨。一片輕雲
委地塵。夢魂迷舊恐。非真誓從地下尋郎面。不願人間
置妾身。寶刀金錯飛鳴起。光射頭顱慘。復止烈女從夫。
豈愛生孤兒。失母同歸死。殉情守節祇須臾。辰轉芳心
重撫孤雲髻。摘除金翠絡麻衣。更換繡羅襦。可憐破鏡
甘飛去。慘絕臨歧太匆匆。遽入室。猶言一月期出門。已是
重泉路。妾年十八賦手歸。私語同心誓不違。寶鏡妝成
花並照華堂。春暖燕雙飛。百年恩愛三年足。池水情深。

爲命獨屬續。何時妾不知傳經。有後君無祿。旅慨疚歸
佛寺中。聽人追說病時容。早知絕筆無來日。何苦輕舟
祝。去風陰。風慘淡。殘燈碧徹夜。鶴鶴叫不息。弱魄如乘
纏月歸。纏月定見孤兒泣。底事男兒說壯行。功名心重。
別離輕。離愁曲。已傷心。聽况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
然晦明風雨擊。缶歌呼亦借人酒杯。自澆魂魄而已。末
韻。親字苦無可改。古人用韻最嚴。庚青蒸與真。文元決
不可通也。丹徒唐蔚生云。哀感頑艷。非常音之所緯。則

阿好太過耳。

塔

黃浦姜君月臺寓報恩寺時八月望後方與同人倦坐。寺僧淡永者走告月臺云吳郡有一女子從九華山回。今來寺中埽塔脩蘸先生盍往觀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月而夫歿長齋奉佛縞素終身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爲亡者祈冥福今佛場已設行且至矣月臺因出步月以待塔八面每面設道場一僧各九人繡旛寶蓋香花供養極盛上下十三層燈燭輝煌與金碧琉璃相焰耀未幾四人昇輿至從一女尼兩

婢三。嫗。蒼頭。僮僕五六人。簇擁至塔下。降輿。諸女伴遮護而前。柔弱如不勝衣。旣由巾階升。一嫗代披觀音搭護。頭上加雪羅兜。乃進拈香。佛前端立。甚肅已。而衆僧梵誦。鐃鉢競作。女合掌伏地。默禱久之。從婢進法華經數函。傳語致送。諸僧各一部。轉至東面周塔。皆然。於是。一婢奉瓶水。一以竹帚。進女僕婦。各執玻璃燈。導至佛座。灑埽畢。女尼扶之登塔。塔山佛象甚衆。歸至第三層。力不能任。從者勸阻。乃止。升輿時。雙淚盈盈矣。月臺親見其憂鬱誠肅之容。可敬可憫。遭逢不幸。身無所依。不

得已乞憐於佛謂來世庶不至此志彌篤而情彌慘已
嗚乎人生境地內外不同然生死之別悼逝之情豈有
異哉

平陽公

鄉先達平陽公某學問博洽而生平絕不著書蓋識解
超曠視浮名泛譽泊如也同邑張孝廉者公門下士居
恆亟賞異之及主禮闈分校官得一卷欣賞力薦某公
初亦首肯已而一再覆閱曰此必吾鄉張某作也棄之
自鳴於人以示公正張憤恨累日涕泣而歸自是絕意

進取時浙江某侍郎與公同爲總裁邑人獲雋者較多。公諷之曰貴鄉人才甚盛一榜竟得數人侍郎曰吾輩奉命所衡者文耳某未嘗密求鄉人而厚之亦不忍揣其爲鄉人而故薄之也加厚以示惠誠爲私心務薄以取名又豈得爲公正耶某公默然初洪澤湖決泛濫於高寶之間反漲及於山陽被災甚重河帥諱之上以某公淮人且舊爲東宮師傳意可信任命察其實比覆奏如河帥言河工人至今德之謂保全官吏甚多云先大父覺軒公與某公同爲諸生時每試輒冠軍

某亦不失二三名文字交。甚相得也。及先伯分發東河。訟言於人曰。黃某妄知河工事。其公正不阿頗如此。相傳某公微時極貧困。授徒里中。日懷餚飴以往。嘗與富人某稱貸不應。故既違而不滿於鄉人。於後進無所汲引。又私擠排之。謂可宗前絕後。獨出冠時也。鉢池山農曰。爲是言者重誣某公。抑兩失之矣。人富何與於已。已貧於人。何尤始賤而後貴。非鬼神不能預知。蓄怨一人。慙及桑梓。倘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鄉賢滑。四農先生以詩文名京師。諸鉅公邪相推重。爲謀關節。

潘竟不試而返。守身潔已之士，卽不遇而死已矣。安用人之汲引哉。

趙芥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趙鞠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餕，各予百錢，令食而後鞠。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競既然。缺其餘錢八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

已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此鄉民曰。爾自不謹。即褫衣拭地。固當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僵戰慄。從地上浣滌。汚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歎窮民。拭既淨。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踧跼取布衫一趙。曰。單衫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

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擔具。先行。主人之徒日送之。俯首而入。

質兒行

四月復往阜寧館舍。黃河僅一衣帶水。車轍馬跡。縱橫於河中。時豐工甫合。復決。談者謂當事節省小費。未築幫堤。巨萬帑金。付諸流水。惜哉。出雲梯關而東。濱海地勢如扇面。內狹外寬。有前人買地十畝。傳之數十年後。長至十數倍者。始而斥鹵。繼而蘆葦。繼而膏腴。逐漸東移。收穫豐稔。諸富室以此起家。而瀕河之富者貧矣。館

童安利年十二眉目靈秀其父質諸居停僅得青蚨五
貫子詢其詳爲作質兒行云黃河北走海東徙河灘有
田三百里居民分領完官租十年耕種九年水大麥小
麥淹河濱一家九食當三旬朝廷經費不愛惜聖

人豈意殃吾民泥沙不塞蛟龍窟鎗銖難厭豺狼食舊
時溫飽富家兒今日一貧寒徹骨朔風捲地皴肌膚縣
吏如虎登門呼老翁出語息嗔怒家無人力完征輸大
兒渡河乞衣食去年餓死墳溝渠今年小兒未十歲心
欲賣去形神孤三秋風雨水盛漲屢經荒亂人烟疏十

里八里一村落賣兒有人買者無騎牛老子廣行惠留
兒質錢擲縣吏牽衣且放阿爺行能免官租去兒累我
聞此語增歎聲十年骨肉今分程華堂公子毋相虐同
是人間父母生

風異

五月十二日大風鄰村人繫牛於野忽不見牛主於十
數里外見之四蹄陷入泥淖中深可及腹牛欲自拔不
能起集衆昇歸了無傷損買客載穀兩船遇風停泊人
避於岸上忽有物攫船而起旋轉空際飛穀如雨不知

其所之已而半空瓶還既墜而兩合之一俯一仰賈客
趨視則滿載黃豆非已物也而顆粒不溢於外安東人
納涼庭中倦而假寐及醒乃在阜邑海濱去家幾三百
里其人大懼曰幸而棄擲在此若東去里許則葬我魚
腹中矣此外窮僻村莊或雷雨晦冥中頃刻蕩盡市鎮
間拔木發屋不可勝紀第見窗櫺棚席之屬自西南而
東北去云月臺言前此東坎左近有風如火颶焰行空
離地二三尺著體痛灼人皆伏而避之後數日鎮中被
災延燒百餘戶

財命

貧富。有命。非人力所能强求。舉世皆知之。而能委心任
命者罕矣。某同轉者。粵人。父季善貿易。往來省垣。輒獲
厚利。兄仲慕之。糴米同行。未至省城百餘里。傳言米價
特昂。而季船適破。仲不能待。別弟先往。則羣商虧集。獲
利甚微。又遇盜喪其資斧。季脩船竣。從容抵省。而利乃
轉勝於前。仲聞之歎曰。命也。閩中某尙書。封翁。不善治
生。人產出貲。求其內兄吳君。販鬻蘇杭。凡爲翁賣買者。
率不得利。而吳所自運。則倍獲如常。吳愀然曰。是何以

對吾妹乃定計一歲劃爲兩次以翁貲歸春運而秋運已貲是年秋運贏春運大紺明年反是則又秋紺而春贏一再變計翁貲盡折吳乃謂翁曰是有命焉不可強也君第課子讀書凡從師應試費皆我任之如是十餘年而尙書貴吳以舅氏膺一品封焉鉢池山農曰仲之不利於別弟先行時兆其機矣獨怪某翁生子成進士厯官至尙書不可謂非厚福人也然而半世經營屢蹶不振財之不可倖也如是嗚乎五銖之貴豈愈於一品之尊耶

鄭明府

王子自門之役心如槁木囊少餘金決計不復往劉四勤伯自清江放櫂來諱約同行且曰旅費在我無憂也叩其故則云福建鄭樂山明府知君近况願贈川資不行將重負其意予念素未識面而高誼如雲或者資力有餘廣爲餽贍耳他日往謝則境非充裕且投贈祇予一人嗚乎僅矣是役也初至白下城關稽察甚勤傳言有粵賊間諜藏匿兵械僞爲士子入城者逐寓搜查士人又不服草草畢事而散

隨園

寓主人江君邀遊陶谷，至則釵裙成隊，先據其勝去之。至隨園，園中榔谷雙湖小棲霞羣玉山頭諸境已就頽敗，而一帶樓臺環山抱水，猶想見此老風流相傳簡齋造園時鳩工庀材，祇期數十年不計久遠達哉。當時袁蔣趙三家互相標榜，而各有妬心。趙雲崧括蒼山猴之檄，雖云游戲文章，然攻擊亦云虐矣。蔣苕生臨川夢傳奇，有陳眉公出場詩云：斑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明指隨園。

也三家中雲崧好財簡齋好色惟茗生淡於仕進作歸
舟安穩嗣秦每讀書故品誼以蔣爲勝是日江君置酒
妙香庵予偶題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有蜀文和之
文字知音遂成離恨此鴛鴦印院本之所由作也事載
金壺淚墨中茲錄隨園題句云一帶樓臺已寂然尙餘
山水關清姐先生自命足千古我輩今來遲百年名世
文章成市道清閒衣鉢託因緣獨憐極盛難爲繼脩竹
臨門倚暮煙

夢呼么

宣城烈婦陸焦氏，諸生鑑明妻也。鑑明賭博逋負，賣妻以償。氏聞之，賦詩十章而縊。秋雨僉隨筆紙，載一章，別有二首可錄云：香焚寶鼎暗飛煙，哭拜神明訴可憐。但祝兒夫回首早，妾歸黃土也安然。盲風怪雨夢魂差，百折憂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猶放一枝花。哀音促節閑之妻，然會同里某君好賭，奩篋一空，其家人憂之，請以陸生事演成夢呼。么十有六折，以資諷勸。某視之若無覩也。潤州傅味琴題詞云：補此恨天缺，摩空月斧脩。世風扼澆末，詩教本溫柔。金注指，纏夢芝焚樹。

古愁松窗三過讀謾謾振高秋丹徒唐蔚生題云爲底
狂夫太愍生撓蒲情重委身輕金釵蓋篋至輸盡贏得
齊間死後名紹興周雪蓮文史二首之一云自歎身亡
事未終白頭黃日雨無功臨危多少傷心淚付與詞人
淡墨中兗州李曉芳云事到艱危死亦安最傷拋母撇
兒難蓬窗讀到幽貞處滿紙冰霜六月寒雲南伍晚香
夫人二絕云十首遺詩了夙緣紅顏薄命奈何天斷機
心事無從訴不化鴛鴦化杜鵑玉茗風流孰嗣音呼么
有夢可傳今何當譜入哀絃裏一曲妻涼淚滿襟夫人

長公子稚虹司馬金縷曲云淚墨和愁疊譜新腔紅愁
綠慘聲情激越自古美人傷命薄大抵天留陷缺憶往
事宣城奇節郎愛揚浦拋錦瑟一封書承掩妝臺月移
不轉心頭鐵王釵敲斷柔腸結恨沈沈鶯鶯夢渺鷓
鴣香滅碎曉燕支噴滿紙留得殘詩十絕聽夜夜秋墳
嗚咽幸有臨川才子筆仗哀絲宛轉傳幽烈齊文怨一
朝洩又儀徵友人吳筱香都梁宋管侯題詞皆佳惜遺
落不復記矣

茗香亭

苔香亭詩

先伯父少霞公著太倉盛子殷同邑潘四

農雨先生曾加評選七絕下燕子磯云亂峯深處白雲
假夜半禪關靜不開無限青天一九月照人飛過大江
來雨後云庭花倚壁盈盈淚墜水通渠虢虢鳴太息陰
晴太無定溼雲西畔夕陽明題手把芙蓉朝玉京圖二
之一云我是清秋江上羣曾依香案見爐熏分明記得
朝天路兩袖星辰一縕雲五律邊小停去館云看雲識
雲意停著便爲家可以雨天下也宜居水涯孤蹤自高
樹幻景不濃霞便使終巖壑何勞深款蘿閣中題壁云

不知今夜月秋裏十分春艷采花堆簪狂盜酒漫唇江
山庭笑我星斗醉呼人萬里一鄉筆天風吹上身讀梅
村集云莫咏梅村句當時已爛然文章百年夢生死兩
朝天舊局輸殘著新詞較一錢雪園書在否幾輩使人
憐江渚晚泊云萬疊青山影君然起暮陰夕陽高樹頭
孤月大江心世味微沙鳥天風落酒襟六朝興廢事休
爲細追尋遣悶云薄酒不成醉庭花開已殘客如秋燕
少官比暮蟬寒徵雨又今夕孤燈還夜闌牀頭一幅畫
聊作故山看七律陸行返泰州云興盡東來一釣舟飄

然行李又橋頭路從打麥聲中去人被賣茶多處留溪
水斷流仍睡鴨樹陰分徑各歸牛遙思夕照家山畔知
否桑麻一樣稠通州暮秋感懷云四月清和客到初半
年風味復何如茅亭有月花時少石戶無人酒興疏蘇
子得魚聊入賦魯公乞米未宜書江關飄泊平生慣滿
樹霜華拂敝廝秋聲聽徧廣陵東筆架峰頭信宿中萬
木蒼涼官舍少半溪蕭颯市樓空夜寒山鬼孤啼月潮
長江豚亂舞風極浦荒城足惆悵不關羈客怨飄蓬昨
夜官符走六鄉畝餘輕起一鍾糧連雲稼穡當場貯落

日雞豚掃室。償刀俎。豈知魚肉苦。腹心甘受爪牙傷。滿城風雨催租日。旅櫬蕭蕭佛寺涼。

自注縣令某聽吏胥
令亦以憔悴青衫此一遊。荻花楓葉似江州。山川滿目

憂懼死。憔悴青衫此一遊。荻花楓葉似江州。山川滿目

飛孤鶩。萍水無心付白鷗。餘子誰堪灌夫罵。少年莫把

賈生憂。惟應料理東籬菊。寫出蓬門自在秋。憫災二首

云。戰門歌舞笑。開尊蚁鱗連天水。氣昏半壁東南成釜

蟾。萬家骸骨付江豚。遺民終感周京德。賜穀猶蒙漢詔。

溫聞道宣防新劄子彌縫瘡痏了無痕。野老吞聲哭。道

旁西風一度一悽惶。強家自擁黃金鑊。弱肉猶敵白帖。

糧萬戶傷心灰易死六州回首銷難償何人爲麗江東
淚報與朱雲請上方五古晝夢至母所云思母日以劇
將母彌不遑閉目偶習靜倏已趨母房母方下簾幙一
枕眠匡牀側見第四子嬉戲箱籠旁攜子趨出戶速去
隨娘行勿驚吾母眼啼呼偏嗁嗁母醒顧兒侍邊起牽
兒裳問兒何時還植杖相扶將手兒出庭立道兒肥瘦
強指揮雜僕姬悲喜駢壺觴兒語未及審午雞覘中堂
恍然一夢覺嗒然若遺忘起視白雲飛娟娟秋風長我
無稻梁願又無賢勞方讀書辦子職胡爲滯他鄉寸草

不知報涕泗空彷徨飲漁山齋觀所畫山水云山陽水
漾山不多鉢池砂亦無旋螺出門見慣白波湧鬢鬟何
處欹峩幾興來踏月訪老友老友婆婆亦何有濃青大
白同開顏百丈蓮花一壺酒細覩尺幅山接天我曾大
笑叟其顛洪波萬頃噓雲烟羣峰一路蛇蜿蜒意匠辛
勤極研鍊直爲棲霞寫真面狂盜酌酒臨江流復恐蛟
龍山東絳道呼吸盡三百鍾起視落月低遙空浩歌前
溪醉歸去夢魂飛入千山中

公主

唐義陽公主與駙馬王士平反目。蔡南史播爲樂曲，號
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今其詞不傳。魯大仲質侍通
甫師脩志慈雲寺。十一月余往徐州過焉。仲質出其詩
稿見示。有擬作團雪詞甚新艷也。因念公主反目事。史
傳可笑者甚多。恃乎阿家翁之善寫主持耳。如郭暖薄
天子語。公主訴之。子儀謝罪。上曰。小兒女閨房之言。何
足聽也。永福公主與上會食。輒折七箸。上曰。是豈可爲
士大夫妻。改所尚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不
悅。竟斷異髮。上怒降其秩。此明主所行。可爲後世法者。

若夫村氣致誚羞與同車閨壺違言上千聖怒則難乎爲駙馬矣宋明帝疾諸主嚴姪使孫數上表讓婚歷陳苦狀令人捧腹略云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竊見晉室以來配尚公主者如王敦憮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炙足以求免王儼無中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自害於矇叟殷沖不免於強鉏制勒甚於僕奴防閑過於婢妾或入不聽出或進不獲前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聲影才聞而少婢

奔進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伏願天慈。特賜停止。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由。便當翦髮刊膚。投山竄海。云云。上以徧示諸主。如威因之少減。夫以帝室之女。而性情倨傲。天子猶且惡之。彼民間女子。千金之富。一第之貴。輒昂然驕其夫家。噫嘻可以愧矣。

災民

自豐北決。日外河廳員減色。而涌上市肆。伎館歌場。擾攘如故。勤伯恒至慈雲寺。與通甫師踏月出遊。會十五月食先生作墨梅贈勤伯戲題句云。禪房燈影照無眠。

觸撥花枝欲動煙。不見當頭好明月。生憎今夜是今年。
寫今夜岑寂之況。則平時繁盛可知。及予就道自邵宿
而西。河北災民攜筐背釜。襁負南行者絡繹不絕。豐工
集夫萬計。日給薄資。寒霜夜零飢骸。晝頃公局施席。至
九千八百餘張。而官幕中人今日嫌肉膩。明日怒魚腥。
別有肺腸念。之可爲危懼也。仲實有句云。朔風捲地起
飛蓬。狂雨連天送。去鴻河北流。民三十萬人。人都在此。
楚中。

魏文守志

抵徐州銅沛館舍時已歲暮有鄒茂才者容止甚陋以
千錢從工次買得一女面塵厚錢許僵體齶唇雪中瑟
縮如鬼鄒愛之錫以佳名臥之牀下捧茶釀酒若婢妾
然已而每夜撻女不審何事第聞女號曰我已守人撻
死不顧天津曹君曰事可知矣四美具二難并宜其好
事多磨也同人勸鄒反之不可浙江王君曰醜至於女
貧苦至於賣身鄒雖陋猶少勝焉然而日受鞭笞窮死
不變其志人豈可以面貌相乎古有登徒今有鄒生亦
人世罕見者哉

合龍

河工堵築決口最難者合龍先就決口左右築壩漸束漸狹則水力愈猛預置大舟若干其滿載巨石以竹纜鐵索聯絡極固別以纜索達於對岸之土游盤諸絞關漸次放舟及口門則鑿而沈之壩上夫役千百人急下木石薪土之屬但求大溜不奪順軌東趨則此工可合蓋雖人力而有天意存焉不則轟然一聲纜索齊斷其巨者圍大如椀甚者如葢以水力當之摧枯拉朽一綆不存也是時豐工告成上下相賀予呈排律云厚德凝

坤土靈威仰。廟堂臣工勤用命。河瀆亦遵王聖。
世無洪水驚流偶溢觴。村墟歸浩蕩。星斗浸蒼茫。天
子憂昏蟄。羣公任保障。雲霞初奉詔。鷁鷺湛成行。內府
泉刀賤。淇園竹楗長。櫟艤爭濁浪。冠履雜飛霜。砂石供
驅使。蛟魚隱遁藏。默憑宵旰意。永靖怨咨傷。貢賦通
南國。山川奠北方。神工合天地。祭禮辨琮璜。蟻壤能滋
患。龍淵莫懈防。西來猶巨浸。東下接遐荒。滿腹憐鼯鼠。
征裘愧鶴鵠。所期常道泰。休氣兆榮光。未幾豫省屬汎
復。決河出山東。直隸入海不復議堵。先是吾郡北患黃

河西患洪澤。自七堡開而黃水入湖。傳堤續淤成田於是淮揚無湖患。自豫省河決而北。下游皆涸。於是淮揚無河患矣。

金龍四大王

大王姓謝氏。越人。爲民捍災。赴水而死。靈爽赫奕。累請錫封。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爲金色小蛇。故曰金龍。北方舟子皆敬之。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必以朱盤奉歸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供奉。高座上雜書。

戲目進之神以口銜一二卽知所點之劇香花果品有
饗有不饗不敬不潔者必不至一日演劇小兒旋焉神
病其長者浣地而後安河帥某公欲見之左右奉而往
河帥揖神亦點首作答禮狀第其來也可知其去也不
可測或僕之盤中瞬息不見或風雨交作衆人閉戶守
之啓視已沒

積薪

自甲午至今十九年浪遊隨筆所記高可六寸許水劫
兵災蜘蛛粉散佚過半頃見謝韻鄉女史句云詞章

全楚淮集卷之二
考據兩分馳刻苦論文已太癡等是積薪天地內可憐。
終有一燒時下二句與予舊作不異一字可爲此編一笑也。